



AI 成为未成年人“聊天搭子”，如何引导

“为什么你不能像 AI（人工智能）一样跟我聊天？”听到 10 岁儿子禾禾的这句“对比”，禾禾爸爸才反应过来，孩子已经跟 AI 聊了很久。

禾禾的经历并非个例。前不久，一名 15 岁女生因情绪问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。在与医生沟通时，她反复提及对自己“至关重要的朋友”，经过反复询问，医生才得知这个“朋友”其实是 AI。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徐高阳告诉记者，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中，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。

如今，AI 已经逐步进入未成年人的生活，扮演着老师、伙伴等角色。当 AI 成为孩子们的“聊天搭子”，我们该如何引导？记者进行了调研和采访。

“在遇到烦恼时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”——AI 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趋势
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研究青少年话题 20 多年，去年，她和团队针对中小学生学习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，覆盖了 7 省（市）的 8563 名中小学生学习。

调研数据显示，中小学生学习总体 AI 使用率为 61.7%，其中，小学生的学习率是 60.0%，超过了初中生的 56.1%。使用方向上，71.0% 的学生选择“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”，有 35.2% 选择“与 AI 聊天或说心里话”。

“调查结果有些在意料之中，也有些在意料之外。”孙宏艳告诉记者，意料之中的是 AI 的确在学生群体中下沉速度很快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，普及度都已很高；意料之外的是 AI 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趋势，有 46.4% 的中小学生学习“在遇到烦恼时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”，有 21.5% 的孩子甚至选择了“只想和 AI 聊天，不想和真人聊天”。

孙宏艳提供了一组值得深思的数据：当被问到“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”时，八成家长回答“有”，但只有两成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
禾禾爸爸后来反思：家长自认为的“沟通”，更多是在问成绩、问表现，对孩子的倾听与情感关切太少。

相比之下，AI 则像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——半夜睡不着时打开

正值暑期，许多渴望陪伴的孩子尝试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。AI 的快速发展为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了多元可能，然而过度依赖 AI 陪伴，也暴露出不少问题。

如何把握 AI 陪伴的安全边界？技术在奔跑，配套服务也要跟上。社会教育、行业规范和家庭引导缺一不可，共同守护成长，让 AI 成为青少年求知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
它，它在那里；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，它能理出头绪；来来回回重复同一件事，它还认真倾听……“AI 的即时回应、无条件包容与顺从，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依赖，我们要警惕 AI 给未成年人制造‘情绪茧房’。”孙宏艳说。

事实上，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使用 AI 上有本质区别。成年人心智更成熟，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清楚区分：AI 是工具，不是真实的人。但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孩子，可能会把 AI 当成真实可信的朋友，分不清虚拟和真实。

“与 AI 聊天，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未成年人的焦虑，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”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科研室主任秦岭告诉记者。

秦岭曾跟随公益项目走访了多个省份的 20 余个乡村教学点，实地调研 AI 陪伴设备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应用效果。青海一个教学点负责人曾问秦岭：能否引导 AI 不要只说好话？

AI 强大的共情力，能让孩子获得被理解的安全感，但无法提供成长所必需的真实客观的评价。“从心理学角度讲，不成熟到成熟，需要依据周围人的态度形成自我认同，就像‘照镜子’一样。照一面‘真实的镜子’，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重要，否则他们将无法去面对真实世界的困难、问题和挫折。”孙宏艳说。

“AI 可以给建议，但无法承担责任”——AI 不能替代家长高质量的陪伴

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，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 6.02 亿人，其中 19 岁及以下用户占比最高，达 26.4%。

“我们调研中发现，有 67.9% 的家庭没有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。这意味着，在 AI 使用方面，不少家长在管理和引导上存在缺位。”孙宏艳说。

记者采访中也发现，很多家长并不知道，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，规范中小学生对生成式

AI 的使用，尤其是约束低龄学生的独立使用。例如，《中小学生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（2025 年版）》要求，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 2025 年暑期开展了一项覆盖 31 个省份，面向 32 万多名中小学生学习、28 万多名家长与 5 万余名教师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及访谈。调查发现，我国中西部地区 99.7% 的中小学生学习已接触 AI，85.6% 的学生使用过 AI 完成作业。而仅 13.8% 的教师、17.8% 的家长认为学生普遍使用 AI。这说明，大量学生处于无监督、无引导的 AI 使用状态。

基于此，孙宏艳提出了 3 个解决建议：一是家长要提高自身认知，区分 AI 的学习工具功能和情感陪伴功能，并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；二是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商量，共同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；三是家长要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，这也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，AI 可以提供辅助，但不能替代家长的角色。

“AI 可以给建议，但无法承担责任。”秦岭说，“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在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找一个真实的、能信任的人。”

此外，很多孩子会在使用中关闭 AI 软件的未成年人模式。北京的中学生萱萱告诉记者：“打开未成年人模式后除了问作业题，啥都干不了。AI 总是说‘抱歉，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’。”

“很多大模型厂商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，但这种设置不应只是简单的‘减法’，还要提供丰富且适龄的内容。从算法逻辑到语料库，都需要进行调整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。

“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。AI 应该如何与他们交流，这是提供大模型服务的平台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。”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认为，在 AI 情感陪伴服务日益普遍的背景下，企业应该承担起技术向善的社会责任，政策上也应给予引导。

“保护的目标不是让孩子远离 AI”——从限制到调控，与 AI 健康共处

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，我们无法将 AI 从未成年人的世界中剥离——没有必要也不可能。这就意味着，我们要从政策供给、社会治理、行业自律、学校和家庭教育等不同维度“多方共治”。

“总的来说，需要从‘限制型’向‘调控型’保护模式转型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，“调控型”保护模式的重点，是依托 AI 的信息处理能力破除信息困境，实现风险管控与发展促进的平衡。

“AI 对未成年人的价值不应被低估，它可以弥补教育资源差距、提供情绪支持、拓展数字能力。保护的目标不是让孩子远离 AI，而是培养其驾驭 AI 的能力，在人机共存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。这需要政府、平台、学校、家庭各司其职、协同发力，打造适配 AI 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新生态。”刘晓春说。

孙宏艳认为，在政策引导上，从教育部发布的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（2025 年版）》，到国家网信办等 5 部门联合发布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我们在政策供给上比较及时，在政策的落地执行上还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齐。

在行业自律上，平台企业责任非常关键。“目前开发了真正有效未成年人模式的 AI 产品并不多，而且这也只是及格线，还要从功能设计、内容提供、隐私保护、价值观引导等各方面持续提升，服务好未成年人用户。”孙宏艳说。

在学校教育上，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开展 AI 素养教育，不只是教学生怎么用 AI，更要教他们认清风险和边界。

在家庭教育上，家庭是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，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成长，给予孩子更多陪伴和支持。

“AI 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兽，关键是我们得重视并且有所行动。其实，从电视到互联网，每一种新媒介出来，我们都担心过对孩子的影响。但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教育、行业规范和家庭引导，最终都找到了与它们健康共处的方法。”孙宏艳说。（文中未成年人采访对象均为化名）

（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 / 孙冰 鲁芷瑜参与采访）